

絮语轻谈

雨中屏 脚下路

文 / 吴秋蝶

窗外的雨已经下了整整四天。我坐在县公路段监控中心，面前的八块大屏分割显示着242国道、202省道各关键路段。雨水在摄像头镜头上蜿蜒流下，实时画面带着水汽氤氲的模糊感。时间是早晨7时40分，本该天光大亮的时候，山区却阴沉得像黄昏。

汛期值班表贴在控制台侧面，所有养护班组都处在备勤状态。监控系统实时在监测每一处的道路情况。

8时整，例行巡查开始。我切换画面，从K0开始。大多数路段空无一人，雨幕把山路洗得发黑，只有偶尔驶过的货车掀起白色水雾。

“K17+000—K18+200弯道，停一下。”马师傅忽然说，他的茶杯悬在半空。我放大K17+000—K18+200的画面。这段位于山崖下方的弯道，在监控中显示为灰绿色的陡坡和黑色的路面。但此刻，路肩位置多了一小片落石，占据了部分路肩，并向行车道延伸了约半米。

“叫习师傅去看看？”我伸手去拿电话。“等等。”马师傅调出K17+000—K18+200前后两个摄像头的画面，“现在雨太大，能见度不到50米，让他们现在上去，不安全。”

他说的有道理。监控画面里，雨势丝毫没有减弱的意思。但我想起在应急中心培训时学的：发现隐患必须立即核实。我将所想告诉马师傅，但他回答我：“那个坡我清楚，岩层是‘千层饼’，看着结实，一下雨就酥。去年这时候，也是连续下雨，滑下来一面墙那么大的。”

他拿起电话：“习师傅，K17+000—

K18+200弯道路肩有落石，监控看到的。现在雨太大，你们先准备工具待命，等雨小点马上过去看，对……带小卫一起。”

挂掉电话，马师傅又调出上游两公里处的画面。那里有个小村庄，几户人家的灯光在雨中昏黄地亮着。“村里有人开货车，经常这个点出门。”马师傅说，“石头占了多少路面不清楚，万一货车过弯没看见……”

他没说完，但意思到了。我盯着那块灰白色的模糊影像，第一次感觉监控屏幕像个单向的窥视孔——我们能看见问题，却隔着一层雨幕触摸不到。

等待的2个小时格外漫长。雨势在9时30分稍微收敛，从暴雨转为中雨。马师傅立刻拨通电话：“习师傅，现在能出去了。”

9时42分，橙黄色的巡查车驶出养护站院子。雨刷器高频摆动，车灯切开雨幕。“带上无人机了吗？”我问。“带了，但这天气飞不了，能见度太低，风也太大。我们到了先人上看。”

巡查车到达K17+000—K18+200时，监控画面里的橙色小点停在了弯道入口。习师傅打电话来：“石头比监控里看着大……占了一个半车道，上面边坡还在渗水。”雨幕中，岩壁上几道深色水迹像泪痕一样延伸下来。小卫的声音有些紧张：“师傅，雨这么大，咱先设警示撤吧？”“得先看看还能不能撑。”习师傅看向边坡根部，那里已经有浑浊的水流涌出，“如果基础被泡软了，可能还有二次滑塌。”

接下来的操作让我屏住呼吸。习师傅和小卫在雨中设置好安全区，然后——没有用任何设备——林师傅徒手开始清理石头周围的碎石和小石块。他蹲在雨中，橙色的雨衣紧贴后背，一捧一捧地把碎石捧到路边。“师傅，用铁锹快些！”小卫喊道。“铁锹会刮坏路面。”习师傅也不抬，“路面伤了，雨水渗进去更麻烦。”

我看着那个在雨中弯腰的背影，突然理解了“养护”二字的重量——不仅仅是清除障碍，更是保护路面本身。

清理出作业空间后，他们用液压顶一点点挪动主石。这个过程很慢，监控中心的我们只能通过记录仪画面看着石头一寸寸移动。雨水顺着安全帽檐流下，记录仪镜头不断被雨点模糊，又被手套擦干。

10时20分，石头被移到了路肩外。路面露了出来，留下一片泥泞的痕迹。习师傅和小卫开始用扫帚清理泥水，然后撒上防滑料。

习师傅仰头看着雨中的山体：“今天做不了工程处置。先标记，等雨停了上工程队。”说着，他将警示牌立在醒目位置。

10时50分，巡查车离开K17+000—K18+200。路面恢复了畅通，那块石头静静静地躺在路肩外，像个被移走的句号。我调出K17+000—K18+200上游村道的画面：10时55分，一辆蓝色货车驶过刚刚清理完毕的弯道，平稳地消失在下一个摄像头视野中。

司机不会知道，两个小时前，这里曾堵着一块石头；更不会知道，在某个监控

中心里，有人从雨幕中发现了一个模糊的灰点，然后一群人冒着雨，用手把那个灰点从路上挪开。

“这就是汛期巡查。”马师傅重新泡上茶，“眼睛在屏幕上，人在路上。看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到之后怎么办。”

下午的交接班会上，我把K17+000—K18+200的情况做成简报：发现时间、处置过程、风险评估、后续建议。但在“处置措施”那一栏，我犹豫了很久。系统提供的选项有：机械清理、人工清理、设置警示、工程处置。我勾选了“人工清理”，然后在旁边手写补充：“雨中人工清理，避免路面损伤。徒手搬运碎石，铁锹易刮伤沥青面层。处置时间较机械清理延长40%，但保护了路面完整性，减少了次生损害风险。”

马师傅看了一眼，点点头：“这就对了。养护不是抢险，不能只图快。路要养几十年，每一次处置都得想着几十年后。”

散会后，我站在监控中心窗前。雨还在下，208省道在群山间蜿蜒，像一条被雨洗亮的黑缎。我知道，此刻在某个弯道旁，或许正有新的落石在酝酿；而在某个屏幕前，正有人盯着每一帧画面，准备在它成为危险之前，就看见它。

这就是基层养护在汛期的日常：用屏幕延伸视线，用脚步丈量风险，在每一场雨中，守住一条路的底线。而这条底线，往往就藏在一双愿意在暴雨中徒手捡起碎石的手里。

(作者供职于省公路应急中心)



脚下足迹

文 / 马 峥

漫步武侯祠

12月的成都带着湿冷的雾气，刚从文殊院千年银杏的灿烂中走出来，衣角还沾着淡淡的檀木香气。天色尚早，姐姐提议顺路去武侯祠看看。

朱红的大门推开，周身缭绕的香火逐渐散去，另一种厚重静谧扑面而来。眼前是成片的松柏，竹影婆娑，枝叶在初冬的寒风中不改绿意。墙外车马喧闹，墙内松柏森森，时光在此处仿佛一下子放慢了脚步。

文殊院是禅意的、舒缓的，袅袅升起的香烟带着安抚人心的温柔。而武侯祠是沉重的、肃穆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沧桑，镌刻着文字的碑碣里，仿佛至今浮动着金戈铁马的余响。穿过镌刻着汉昭烈庙匾额的大门，沿着中轴线缓缓前行，路过三绝碑，先入汉昭烈庙，刘备的塑像静穆端坐，目光沉毅，仿佛仍在思虑着那未竟的兴复大业。而一墙之隔的武侯祠里，诸葛亮羽扇纶巾，清癯的面容上，那双深邃的眼睛似乎穿透了千年尘烟，依旧凝视着蜀汉的江山。这一君一臣，生前犹鱼之有水，死后祠庙相依，祭祀同堂的格局，本身就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浪漫宣言。它超越了森严的礼法秩序，将一种基于绝对信任、绝对托付的知遇之情，凝固在了砖石与香火之中，成为后世仰望的星图，构成了中国人情感宇宙中最动人的张力，极致的淡泊，遇上了极致的承诺，便迸发出照亮历史的光芒。

这份承诺，是对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的偿还，更是对“复兴汉室”这一共同理想的忠诚。它浪漫得如此沉重，需要用27年如一日的宵衣旰食，用六出祁山的执着北伐，直至五丈原秋风中那颗星辰的陨落来书写。这是智者在于理性计算“成败利钝”之外，做出的最不理性、最富诗情的选择：将个人的才智与命运，彻底融入另一个灵魂托付的梦想之中。

我看到了那个代表刘禅的“朽木”，心情不由得更为激荡。历史对刘禅的评价如此残忍，“亡国之主、全无心肝、乐不思蜀”，甚至在其父亲与相父眼前以一段朽木指代。尽管如此，他与姜维的君臣绝唱，依然成为蜀汉这段极致浪漫中最为苍凉的一笔续写。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成都陷落，刘禅出降，蜀汉灭亡。姜维的假投降计策失败，身死族灭。按常理，作为亡国之君的刘禅，最安全的做法便是与身死命败的姜维切割，彻底忘掉这个“惹祸”的旧臣。然而刘禅，却做出了一件极其危险，也极其耐人寻味的事。我们可以想见，在无数个被监视的、寂寥的洛阳夜晚，这位已被称为“安乐公”的亡国之君，或许会反复摩挲那封藏在衣襟深处的密信。信上的每一个字，都滚烫如火，足以将他残存的性命焚为灰烬。于是，一个被历史嘲讽的庸主，与一个被命运辜负的孤臣，在国破家亡后的时空里，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完成了他们终极的“君臣相得”。没有隆中对，没有出师表，只有一封不能示人的密信，和一个不能言说的秘密：“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保存这封信，是刘禅一生中最大胆、也最隐秘的反抗。这不再是共图霸业的激昂，而是劫灰余烬中，两颗孤独灵魂对同一份情感的悲凉守望。

从刘备与诸葛亮的“如鱼得水”，再到姜维对刘禅的“国亡心不死”，最终刘禅那沉默而危险的珍藏，为这段君臣之义，添上了最后一抹惊心动魄的、沉默的注脚。这份传承告诉我们，那种极致的浪漫、极致的信任、极致的托付、极致的承续，并非只存在于辉煌的开端与鼎盛的时期。形式会变，主角会换，境遇或顺或逆，但那份渴望将生命与某种高于自身的存在紧密相连的冲动，那份对“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纯粹情义的向往，始终在华夏精神的星河中隐隐闪烁，永不熄灭。

天色向晚，武侯祠内的光影愈发深邃。三国时代的语境已然消散，武侯祠的柏树森森，荫庇的不仅是蜀汉的英魂，更是这穿越千载、历经劫波而依然动人的情感星火。

(作者供职于西咸分公司)

诗
意
人
生

冰花凝于窗格时，铁锹在暮色中醒来。反光衣切开混沌的雪幕，我们站成沉默的标点，为归途断句。

扫帚在凌晨五点吟唱，比风更早抵达大地的，是融雪剂洁白的种子。当车灯的河流缓缓经过，冻红的手掌，正把春天预埋在柏油的缝隙。

便民亭的铝壶记得往事，总飘着去年桂花的余味。而我们倾注的：永远是滚烫的当下。

司乘眼底的冰层，在纸杯沿轻轻碎裂。有卡车驮着西北的沙停靠，我们递上绿茶与地图，他留下半截未说完的乡愁。这方寸的玻璃红亭，我们终日练习，在递卡、微笑与转身的韵律里，接住人间颠簸的冷暖，不让一滴温暖坠地。

那是暴雨突至的黄昏，雨靴在水中踩出北斗的形状。那是风雪纷飞的深夜，团结凝聚出具体的温度。原来集体的释义，是让每颗水珠找到海。

集装箱驮着晚霞经过时，我们开始清点年轮，票据打印机吐出的，是三万六千个黄昏；监控镜头收录的，是七百二十次月升。

但真正的收获藏在，卡车司机那句生硬的“多谢”，以及老班长抽屉里，那包未拆封的润喉糖。

不需要丰碑的人群，把铭文刻在，每道安全岛裂缝补上的沥青里，每个窗口反复擦拭的轨迹里，每句“一路平安”弹回的清脆回声里。

当新雪再度叩问窗扉，我们依然站在，大地最醒目的脉搏上。栏杆起落，如笔如闻，在晨昏交替间，续写着，人与路亘古的契约。

(作者供职于西安外环分公司)



食味物语

春味记

文 / 张慧慧

植树节那天，单位组织植树。铁锹扎进松软的泥土，一股潮湿的腥甜扑面而来。忽然，眼尖的同事喊了一声：“看，荠菜！”蹲下身去，果然，一簇簇灰绿色的叶片贴着地皮生长，锯齿状的叶边沾着新土。我的心，一下子被这野菜牵回了故乡。

小时候，每到这个时节，母亲总会挎着竹篮，牵我去田埂上挖野菜。她教我辨认那些藏在田野里的宝贝，叶片伏地、开白色小花的是荠菜；叶细长、泛紫红的是马齿苋；一掐便冒奶白汁液的是蒲公英，母亲说是“消炎的好东西”。我跟在她身后，学她的样子，将小铲子斜插入土，轻轻往上一撬，整株野菜便带着白嫩的根须，完完整整躺在掌心。那时的阳光总是很好，照得人后背暖洋洋的。母亲直起腰擦汗，望着满篮子的收获笑着，眼角的皱纹里都是春意。

回家后的工序，我至今记得。荠菜要一棵棵择净，枯叶和泥土在水中打着旋儿沉下去，翠绿的叶子便愈发鲜亮。洗干净后母亲就变着花样给我们做着吃，清炒、做汤、包饺子或拌凉菜，简单一做，就是人间美味，但我更喜欢吃荠菜饺子。每次煮饺子看白色的蒸汽顶开锅盖，满屋子都是那种清苦的香——那是泥土的香，是春雨的香，是春天本身的味道。母亲总说，野菜要趁嫩吃，过了清明就老了，柴了，只能喂猪。所以那时候吃野菜，总带着一种紧迫感，仿佛不吃，就辜负了整个春天。

长大后才明白，我们爱吃的，不只是野菜本身，更是那份对春天的期待，对简单生活的向往，对旧时光的怀念。在快节奏的日子里，一口时令野菜，能让心瞬间安静下来，慢下来，感受季节的更替，珍惜眼前的烟火。

(作者供职于西咸分公司)



一缕书香

我与《傲慢与偏见》的邂逅

文 / 冯 瑶

文
／
张
媛
媛

的五姐妹，单纯真善良、丽琪机敏睿智、玛丽迁执清高、基蒂憨直愚蠢、丽迪亚利己骄纵，她们性格迥异，却奇异地融入到同一个家庭中，碰撞出鲜活火花；而自卑隐忍的夏洛蒂、虚伪阴险的宾利小姐、不可一世的凯瑟琳夫人，她们都不仅仅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工具人，更是富有生命力的个体，这组中产阶级女性群像，至今读来仍觉呼吸可闻。本内特先生身上带着“无为而至”的慵懒与通达事故的洒脱，与本内特夫人的市侩虚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对不相称的夫妻之间的互动总叫人哑然失笑。透过愚蠢自大的柯林斯，简·奥斯汀嘲讽了男尊女卑的继承权制度；小说中隐而未发的伊丽莎白与好友夏洛蒂之间关于婚姻所需问题的冲突被搬到了电影中，折射出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女性在婚姻选择上的诸多无奈。而寡廉鲜耻的魏肯与贪婪虚荣的丽迪亚枉顾他人的结合，也成为她重点批判的对象。傲慢的达西在第一次求婚时，与对他抱有偏见的伊丽莎白暴发的激烈冲突，折射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对婚姻的态度，高嫁是否就应该放

弃尊严，低娶是否就应该颐指气使，婚姻的指向是财产、地位还是最应该被尊重的爱情？种种诘问都藏在故事褶皱里，从无半句说教，却让人在翻阅时自然生出求索之心。

重看影版时，才读懂从前忽略的镜头语言：看到经历过感情冲击的伊丽莎白坐在晃晃的马车里，一如在坎坷的情路上颠簸着，她闭眼沉思，树影在她眼睫上投下斑驳碎光。镜头一转，她已幻想自己站在空旷的辽阔野上，风吹过她棕色的发丝，鼓胀裙裾，原生家庭的不完美、伪君子的欺骗、达西的傲慢、对姐姐婚事的担忧、对挚友的失望，一切的一切，积压在心中，就像这风一样，要裹着她吹向命运的未知处。她的眼神，几份寥落、几份伤怀、几份迷茫，但她依旧挺立，站得笔直，眼眺远方，此刻的她，可能想脱离这现实的桎梏，找寻一片灵魂的乐土，一份自由的人生。而马修饰演的达西先生，较之原著少了几分傲慢冷硬，多了几份在爱情来临时的手足无措与别扭的自我攻略，显得更为可爱与亲切。影片结尾，他从幽蓝的黎明薄雾中

向伊丽莎白走来，彻底卸下初次求婚时的倨傲，不再提门第悬殊与她在婚恋市场的“劣势”，更无半分施恩姿态，只将一颗历经彷徨、失望与深刻反省淬炼过的真心，郑重捧到她面前。多年后，听到莫文蔚唱“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脑海里浮现的正是这一幕，伴着那句“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心头泛起绵长暖意。

在这部半自传体的小说中，丽琪放下偏见，拥抱了她的达西先生，而在现实生活中，简·奥斯汀在经历过一段失败的感情后，选择了独身。她终其一生没有等到属于她的达西先生，但却拥有了流传后世的诸多佳作和全球数以亿计的读者，书中探讨的婚姻和爱情观至今仍被热议。可能过去的我会为简·奥斯汀的人生际遇感到惋惜，但是现在，我却觉得她和丽琪都是幸福的，或者说，简·奥斯汀拥有了那个时代女性能企及的最广阔生活空间，与最丰沛的心灵自由。原来只要心怀所爱，无论选择哪条道路，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斑斓人生。

(作者供职于西咸分公司)